



会计妻子 (小说)

王振智

我五大三粗，和稀泥的一把好手：三锹灰，一锹沙，半桶水，三下五除二，成了。

人家说我命好，艳福不浅，建筑工攀上花枝。这话一点儿不假，我那妻子身段、脸蛋，要是当演员算是没治了。

可惜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偏偏她是个会计，中专生嘛，算两笔账也就够啦，还上什么夜大。有时，我已经睡醒一觉，她还在灯下背呀念呀。什么《会计学原理》，什么《会计法》，我也不懂。

最让人生气的，是她那股认真劲。

我干了一天的活，回家后想吃顿热乎饭。谁知炉子没生，锅凉的，人还没下班。我气得坐、等，回来闹。

半小时后，她回来了，笑着说：“真对不起。”象一阵旋风，又是生炉火，又是做饭。我的气消了一半，虎着脸问：“这么晚？”“差了一分钱，好不容易找回来了。”妻认真地说。

我倒噗嗤一声乐了：“一分钱，还赔得起。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王琛，叫认真吧。”

妻也笑了：“会计可不能象你们，齐不齐一把泥，一抹就算了。”

谁知，认真倒惹来一场祸。

学校是清水衙门，学校会计更是两袖清风，然而也有问题发生。两位年轻而能干的班主任来领班主任费。

妻笑着说：“你们的班主任费不能领。”

“为什么？”四目圆睁，象两对铃铛。

“上级有规定，只教一个班课，才六节，这样的班主任就没有班主任费啦。”妻还是耐心地解释。

“胡说。找校长去！”愤然离开财务室。不一会

儿，又飘然返回，阴阳怪气地说：“会计大人，校长同意发给班主任费”。

妻为难了，同意发给容易，但财会制度不容破坏。妻找到校长，校长却笑笑说：“灵活点嘛！这两位小青年很能干，调动调动积极性嘛。”

真没想到，当校长的也拿原则作交易。妻也愤然了，认真劲拗上来了，坚持不发。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什么目无领导啦，什么官不大架子不小啦，什么会计算老几啦。

妻回到家呜呜地哭，哭得好伤心哟。我说：“哭个熊。明天找几个铁哥们，给你出出气，非好好教训教训那两个小子不可。”

妻拦住我，她有自已的主意。

三天之后，妻下班笑着对我说：“问题解决了。校长作了检查，两个年轻班主任也承认了错误。”我奇怪地问：“他们能输在你的手里？”

“靠认真嘛。”妻一边扞面条一边说：“我到纪律检查委员会告他们，要求在全体教职工会上澄清事实真相。我得到了上级和群众的支持。”

我也乐了：“你还真行！妻嗔怪说：“要是靠和稀泥、铁哥们非砸锅不可。”

我服气了，眼睛望着妻那漂亮的脸蛋：“看不出，我的妻子人长的美，心灵也美。”妻脸一红，用扞面杖戳我的胳膊：“胡说。”我顺势夺过扞面杖说：“我来扞面条，慰劳慰劳你。”

我们俩都笑了，笑得好开心哟。

一元钱的故事

梁牛

1985年10月9日，江苏省大丰县大桥轧花厂分管财务的副厂长顾子斌收到别人捎来的一封信，里面夹有一元钱。信上说：我在你厂吃了两餐饭，当时有关同志不肯收钱，现在我请你代缴食堂。看到落款处，方知是本系统主管部门县供销联社党委副书记金鸿于同志捎来的。

看罢信，一股暖流涌上顾厂长的心头，啊，多好的领导同志！他逢人便说：“上梁正，下梁岂可歪？金书记为我们带了一个好头，我们一定要为端正党风把好财务关。”